



故宮建築

其實儒家傳統中是有制約機制的，只不過這種約束不在當世，不立竿見影，而是放在了一個很長的時間尺度中，那就是歷史。儒家文化中包含着鮮明的歷史意識，把那些看上去鬆散、無序、個體化的時間凝聚成歷史。這歷史不是哪個人的歷史，而是所有人共有的歷史，它來路清晰、去向分明，有因，亦有果，成爲一個邏輯鏈，讓無限江山之間默然穿行的時間，獲得了一種新的秩序，於是，歷史不再是婆婆媽媽、吃嗎拉撒，而是成爲經過了組織的記憶。過去發生的所有事件、出現過的所有人物，都在歷史中得以安頓——所有的人，都是「歷史中人」；所有的事，也都是「歷史中事」。

儒家的制約機制

歷史不再像流水，像曠野上颳過的風，過去就過去了，毫無意義可言。在儒家那裏，歷史被賦予意義，意義的核心，就是儒家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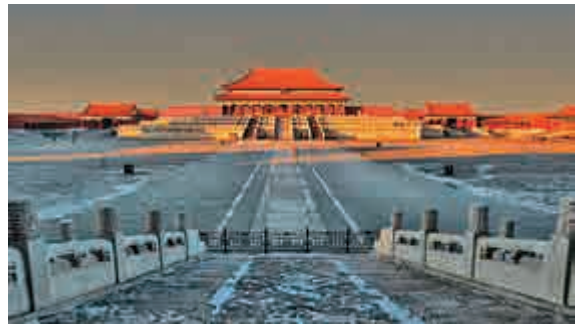
文華武英

祝勇

推崇的忠孝仁義，核心是「仁」，就是「愛人」。孔子說：「君子務本，本立而道生，孝弟也者，其爲仁之本歟」。凡是合乎這一原則的，在歷史中都被賦予正面形象；不符合這一原則的，在歷史中都成爲反面形象。海瑞敢於寫《治安疏》大罵嘉靖，也是因爲他相信「青史」將站在他這一面，一句「歷史會怎樣評價我們」，會讓所有人倏然驚悚，連被罵的嘉靖，都不時偷偷取出《治安疏》，「日再三」，「爲感動太息」。

因此，儒家對歷史中的敘述，不是（也不可能）中立的、「客觀的」，不同的人被賦予了不同的色彩，成爲「角色」。角色角色，「角」都是有顏色的，或紅臉，或白臉。因此，由儒家書寫的「二十四史」中，才有奸臣、貳臣傳，連皇帝、皇子的課本也不例外，比如元代王惲向太子進呈的《承華

事略》、明朝身邊帝師的内閣首輔張居正爲教育好九歲小皇帝萬曆而編訂的《帝聖圖說》，既講述了英明君主的「先進事跡」，也講述了荒淫皇帝的倒行逆施，歷史也變得好看，有故事感，起伏跌宕，千回百轉。歷史也滋養了話本小說、民間戲劇的發展，讓曾經發生過的忠奸故事，都深入人心。最終，一切的正義，都將得到表彰（哪怕是在後世），所有的好奸，都逃不過鞭撻——中國人不喜歡悲劇，而是偏愛「大團圓」的結局，不是因爲淺薄，而是因爲中國人相信世界終究是公正的，相信善有善報、惡有惡報，「圓滿」即使不存在於現世也一定存在於未來。而歷史的意義，並不僅在於對過往人、事的評價與追思，更在於它對當下人物進行警示、鞭策，從而對現實或多或少地有所修正。



◀故宮由無數門、殿、亭、閣、宮等建築組成，歷史浩瀚 資料圖片

中國人相信歷史，歷史甚至可以說是中國人的信仰。所以自《史記》以後，每朝每代都要書寫前朝的歷史——元朝人寫《宋史》，明朝人寫《元史》，清朝人寫《明史》，彷彿一個漫長的約定，被不同姓氏，甚至不同民族的政權遵守、延續，匯聚成一條「二十四史」的浩瀚長河，沒有人強迫，全靠自覺，卻前仆後繼，沒有一個朝代爽約，儘管它們曾經爲敵（比如明與元、清與明），但這並不妨礙它們在歷史的尺度下統一思想、統一意志，這不是信仰是什麼？

文華殿之東有一座跨院，爲傳心殿區，

跨院裏的建築沿中軸線由南北向排列四排建築，南爲治性所，向北爲景行門，過景行門，那座面闊五間、硬山式屋頂的主殿爲傳心殿，最後一排靠圍牆有後群房六間，院內有神廚、祝版房、值房和井亭。康熙二十四年（公元一六八五年）以後，每逢皇帝經筵進講的前一天，都要到傳心殿祭告上古聖賢。太子會講，亦先祭告於傳心殿。傳心殿裏供奉的先聖，有伏羲、神農、軒轅、堯、舜、禹、湯、周文王、周武王、孔子等。傳心殿區，更像是宮廷裏的「歷史紀念館」，不只是祭拜先聖的場所，更是教育後世的活教材，告訴子孫，記憶從哪裏開始，又怎樣流向今天。

（未完待續）

「津津有味」令人津津樂道

彭少良



HK 人與事

日前在香港文化中心音樂廳欣賞了一場民樂演奏，有意外驚喜之感。這場名爲「津津有味」的音樂會，由中國民族民間文化藝術交流協會主辦，天津民族樂團擔綱，演出的曲目甚具津門特色，技巧高超而又與別不同，從頭到尾都牽引着全場觀眾的情緒，贏得一浪接一浪的掌聲。觀眾一再「安哥」後，散場時均感意猶未盡，對表演節目津津樂道，甚受歡迎的程度可想而知。

最令人留下深刻印象的，是著名竹板演奏大師李少杰的演出，兩套大小不同的竹板在他雙手，竟可弄出千變萬化的節奏，時急時緩，時輕時重，他與樂隊合作演奏的《豐收喜悅》，彼此的互動，加上其身體語言及「生鬼」表情，逗得觀眾笑聲不絕。竹板是津樂的一大特色，且已屬於天津一門非物質文化遺產，而李少杰是首屆全快板大賽一等獎得主，並獲獎無數，有幸能到香港欣賞到他的精湛技藝，已值回票價。

唢呐大師趙存才一曲《全家福》，也讓觀眾嘆爲觀止，特別是其中一段音調高低跌宕甚大的曲段，趙大師一口氣吹出來，引得觀眾會兩次長時間鼓掌，仍未換氣，可說技驚四座。據所知，趙這首《全家福》亦曾在維也納金色大廳演出過，使海外觀眾聽得如痴如醉。而今親耳聽到吹奏這首唢呐名曲，終明白何故能令人折服。

由兩位年輕貌美二胡好手王穎和羅慧君合作協奏的《楚頌》，也讓觀眾聽得情緒高漲。王是中央音樂學院二胡教師，羅是天津民族樂團二胡演奏家，王、羅兩人均曾在全國多個民樂比賽中得獎。二人今次在香港合作演出，把楚霸王項羽鐵馬干戈的一生和與虞美人的一

縷柔情，在弓弦之間露無遺，激昂處讓人如置身千軍萬馬，訴別時又讓人感到柔腸寸斷，難怪一曲奏罷，掌聲雷動。

除了欣賞到《楚頌》，今次還看到梅派傳人王藝臻與天津民樂大樂隊合作，演出項羽最膾炙人口的《霸王別姬》其中一段京劇。王曾得到梅蘭芳幼子梅葆玖和第三代出色傳人胡文閣親自教授，其身段、步法和做手，一出場已讓人眼前一亮。她與樂隊的配合絲絲入扣，以柔潤聲線唱出了對項羽的纏綿悱惻，也讓香港的觀眾認識到梅派不同凡響的功架。

音樂會的壓軸就是著名作曲家王丹紅特別爲該樂團而作的主題樂曲《津津有味》，此曲糅合了天津大鼓、竹板等戲曲元素，展現了天津特有的地方韻味和市井文化。負責敲擊的高超、高躍兩兄弟，曾獲首屆「鼓動中國」鼓樂比賽專業青年重奏金獎，他們出神入化的敲擊技藝，以及無間的呼應，令整首樂曲的歡樂氣氛瀟灑，贏得觀眾喝彩。

最後不得不讚首席指揮董俊傑，他是天津歌舞劇院副院長兼音樂總監，在國內外與多位名家合作演出過逾千場音樂會，以指揮技巧瀟灑，手勢豐富見稱。董很擅長掌控氣氛，不僅輕鬆地把握着樂隊和表演者的節奏，且還善於帶動觀眾投入，在「安哥」的首兩首曲目《賽馬》和《花好月圓》演奏期間，全場觀眾在他的指揮下，一直擊掌拍和，使音樂會在高潮之中圓滿結束。

天津民族樂團原來十一年前曾在香港演出，當時是與香港愛樂民樂團合作，在文化中心演出了兩場慈善音樂會。今次重臨香港，其實也帶着慈善性質，是爲中國星火基金會籌款。「俏也不爭春，只把春來報」，該樂團有如此情懷，的確難能可貴。

汕頭，你的名字叫爭氣

郭一鳴



維港看雲

年近歲末，終於有明確消息，十一月二十八日，廈深鐵路汕頭聯絡線正式進入帶電測試階段，標誌該項目主體工程已順利完成，內地媒體報道，該項目全面竣工後，完成各項測試和驗收工作，符合國家標準後，即可開通運行。換言之，從深圳北搭動車到汕頭，不再需要在潮汕站下車轉乘其他交通工具到汕頭。對於居住在深圳加香港上百萬汕頭鄉親，這是翹首以久的好消息！筆者今年四月曾在本欄撰文《想搭第一班高鐵回鄉》，此刻真的很想立刻前往車站售票處：「唔該，一張到汕頭！」

落後了！近二十年汕頭的發展令全世界的汕頭人非常失望。曾經的全國四大經濟特區之一，一市分成三市，機場搬去揭陽，高鐵站設在潮州，GDP排全省中游，一度更處中下游。以前香港到汕頭的交通有海陸空三種選擇，現在只剩陸路一途。怎麼辦、怎麼辦、怎麼辦？港澳和東南亞的汕頭籍人士每次談起家鄉發展落後，都非常揪心甚至心急如焚，林建岳、胡定旭、高永文、高佩璇、黃楚標等潮汕籍政協委員聯名提案，建議將中央批准汕頭成爲自由貿易港，上一屆政協會議，陳經緯、林建岳等人建議潮汕三市重新合併成「潮汕特區」等等。汕頭的父母官也曾專程來香港邀請相關人士座談，誠意拳拳請各方專家各路英雄建策、不吝賜教。海內外的汕頭人官民一心，不信東風喚不回，誓要家鄉再騰飛。

終於有了起色。近幾年汕頭重拾GDP高速增长，東海岸初現一座現代化海濱城市的浪漫氣質，荒廢多年的四永一昇不老市區活化保育工程重新啓動，百年商埠舊貌新顏，小公園亭的綠燈又亮起來，海內外汕頭人心情也暢快很多。去年底省政府將汕頭列爲全省三個副省級中心城市之一，盡快將汕頭鐵路系統納入全國高鐵網絡，突破對外交通瓶頸，成爲當務之急。在官媒報道動車和高鐵汕頭站正式進入測試階段的新聞之前，網上相關消息早已滿天飛，不僅有通車日期，連班次和車票等級價錢都有，不僅有汕頭至深圳北站的資料，還有汕頭直通香港西九龍高鐵的票價等資料，廣大市民和海外鄉親盼望早



▲汕頭作為經濟特區的發展相對略緩 資料圖片

日通車，真是望穿秋水、人同此心！上個月上京公幹，偷閒到國家博物館參觀「偉大的變革——慶祝改革開放四十周年大型展覽」，看到當年中央決定設立深圳、珠海、汕頭、廈門四個經濟特區的相關圖文資料，十分感慨。汕頭特區不僅最小，起初只在龍湖劃出十六平方公里，和富士康去年在廣州增城的投資項目佔地面積相若，名副其实的彈丸之地，連正式批准成立的日子，也比其他三個經濟特區遲了整整一年。汕頭的起步在四個特區中最遲，不幸的是汕頭的發展也在四個經濟特區中包尾。但無論如何，當年在中央作出改革開放關鍵抉擇的歷史時刻，汕頭曾經是一個響噹噹的名字、曾經肩負爲國家民族「殺出一條血路」的重要歷史使命。四十年彈指一揮，在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改革開放新時代，汕頭能否發揮後發優勢、再建新功？汕頭，你的名字叫「爭氣」！

近期在多個本港潮屬社團活動場合，聽到不少潮商對汕頭最近兩三年的發展態勢給予正面評價，相信動車高鐵通車，將令汕頭的投資環境發生質的變化，不少海



▲廈深鐵路汕頭聯絡線已全面完工，開通運行在即 資料圖片

外鄉親互相問詢「你去汕頭買樓未？」明顯地，外界對汕頭的投資前景已有很大改觀，投資信心又回來了，這樣的局面實在來之不易。

動車和高鐵通車在即，我很想給汕頭官員提一個建議：邀請多年來支持家鄉建設、關心家鄉發展的香港潮州商會、香港潮屬社團總會以及港九新界各潮屬社團的領袖鄉彥，和香港及海外媒體人士一起乘搭第一班由香港直通汕頭的高鐵，與一千多萬潮汕三市家鄉親人共同見證汕頭經濟特區重新騰飛、百年商埠重振雄風的歷史時刻。

是日大雪

潘越



廿四節氣

我知道，此時的香港仍舊是二十度左右的氣溫，並沒有任何「大雪」的氛圍，相較之下，滿街羽絨服的北方就顯得應景得多了。大雪是農曆二十四節氣中的第二十一個節氣，冬季的第三個節氣，標誌着仲冬時節的正式開始。

古人將「五天」稱爲「一候」，「三候」爲一個節氣，所以一個節氣又被稱爲「三候」。大雪時節所分的三候爲：「一候鶡鴠不鳴；二候虎始交；三候荔挺出。」同時，在北方，歷來都有「小雪醃菜，大雪醃肉」之說，這個時候正好做臘肉香腸。

要做臘肉香腸就免不了殺豬。聽家裏的老人說，在物質條件並不富足的年代裏，一年到頭，最大的夢想就是殺一隻整豬過年。如今，自然是不同的了，但對北方人來說，殺豬飯依舊是冬日裏的一道大餐——我喜歡烘血旺，也喜歡白米豆腐蹄膀，更喜歡大家一起吃吃喝喝的氛圍，室外的飛雪也襯得這氛圍更加溫暖且溫馨。

在老家，依舊保持着冬日殺豬的習慣，大約算是一種生活富足的象徵吧。殺豬的次日，夠一家人忙碌的。需要醃臘肉，裝香腸，打理零零碎碎的下水和豬蹄之類，但也開啓冬日裏的好日子，

意味着頓頓保油單。

其實，做臘肉是比較麻煩的。要拿着大塊肉在鍋裏反覆揉搓，直至肉上都均勻沾上鹽；上鹽的豬肉，放在大缸裏靜止兩三天；傳統的做法裏還得上山砍些柏樹枝、撿些乾松針以作薰料……工序之繁瑣，不得不讓人感嘆中華美食之博大精深。剛做好的臘肉，油亮亮的每一寸都散發出迷人的食欲，然後將臘肉掛在廚房的樑上，又通風又便於來來往往的人看到，這大約是田野鄉間最樸實的顯擺吧。

我喜歡吃蒜苗臘肉、豌豆尖臘肉，再一碗清水煮抱兒菜，這世界還有什麼不能原諒呢？生活中的物質條件越來越好，臘肉也漸漸失去本來儀式感，得到的越多卻感覺擁有的在變少，人們似乎再難從日益膨脹的物欲中尋求到滿足，此刻的反璞歸真，也就顯得彌足珍貴了。

大雪過後，濃冬來臨，隨時隨地都覺得冷颼颼，這時成都大街小巷都掛滿臘肉香腸。紅油菜薹炒臘肉還不錯，臘排骨燉青菜頭也好吃，臘肉香腸簡單煮了切片擺盤也都令人好回味。

都說大雪時節，最應景的詩句是「萬山調嶺聽無華，四面嘶鳴見樹枝。白雪欲求吟詠句，穿枝掠院演梅花。」而我卻認爲，切一整臘肉，溫一壺白酒，誦一句「晚來天欲雪，能飲一杯無」，才是這大雪時節裏的一大樂事。



鄉愁的胎記

從前，我家曾經養過一條狗叫大青。大青依戀父親，整天跟在他的身後，形影不離，卻很少與我同行。

由於時間久遠，我已不記得大青的性別，但記得大青的性情。那時，每有男性來訪，無論長幼，牠不由分說，開口就咬。而每有女性進家，則性情大變，或半閉着眼臥在窩裏不動或低頭搖尾，表現出溫順和友好。

我家房後有一大片水田，夏日裏，總有鄰居家的鴨子去水田戲水、覓食。父親怕牠們禍害秧苗，便拿一根長棍子趕牠們離開。大青似乎很能理解主人的用意，有時也幫助父親驅趕鴨子。

有一天，鄰居老鞠突然拎着一隻死鴨子，找上門來，狀告大青咬死了他家的鴨子。「大青這畜生懂事兒，怎麼可能咬死鴨子呢？」父親不願意認這個帳。

老鞠氣極，拉着父親往門外走。到了大

大青

任林舉

門口，眼前的情景將父親驚呆。另有五隻死鴨子呈「一」字形整整齊齊擺放在那裏。從鴨子的擺放方式和鴨子的傷口斷定，那件事無疑是大青幹的。這正是大青的習慣。平時，牠啃過的骨頭，都會以這種方式整整齊齊擺放在一處。

父親只好從拮据的生活中擠出五隻鴨子的錢，賠給老鞠，很是懊惱。他決定用鐵鏈子把大青拴好，狠狠地教訓牠一番。大青在棍棒下哀號，每哀號一聲我的心就緊縮一下。

父親拎着死鴨子問狗：還咬不咬了？狗閉上眼，把腦袋轉向一側，不看鴨子。這樣來回做了十幾次，父親覺得大青已經記住了自己的過錯，也就不再打牠。但從此，大青失去了自由，只能在鐵鏈子下生活。每次父親經過大青時，大青都可憐巴巴地用頭蹭着牠，以示順服。若是父親不理牠，牠就衝着父親的背影發出尖細的哀鳴，那聲音，很像人的哭泣。

終於，父親心軟了。他決定給大青以自

由。放開鐵鏈，父親故意帶大青到水田裏轉一圈，觀察牠的反應。大青老老實實跟在父親身後，對水田裏的鴨子看都不看一眼。父親就放心了。

但好景不常，之後的某一天，我家大門口又整齊地擺了三隻死鴨子……又是大青幹的。這一次，父親絕望了，不再打牠，卻決意把牠賣給屠狗的肉舖。

大青確有靈性，自從父親決定賣牠以後，就再也沒吃過一口東西，每次我和媽媽經過牠身邊，牠總是走過來，用頭蹭蹭我們，像哀求，也像訣別。而父親經過時，牠只是趴在那看牠，怯怯的，不發出任何聲音。大青被一輛破舊的卡車拉走的那天，沒掙扎，也沒叫，異常安靜。車漸漸走遠，牠卻一直站在車廂的尾部把頭探出來，巴望着我們。

牠在望什麼呢？一種緣分或一種遭遇就這樣了結啦！此時，我卻猜不透那條狗內心的感受，是依戀，是悲傷，還是對今生的失望？